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二十三

明 歸有光 撰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其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其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来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

為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為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為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為以為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

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為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輙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闇為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

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兾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髪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為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

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為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為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為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

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為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輙使人相名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奨之語思曾凌曉乘船来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為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為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為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令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邛筰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為之作傳叔度再世為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緩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

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為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葢白茆

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為家而少有異禀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為次還至楊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

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随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覩都邑之盛宫闕官署街衔至今歴歴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譓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

弘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為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来在他國者後世為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絶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墩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為之悲慟哉其塋也叔祖曇雲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

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顔供塋事尤盡其力云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本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為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積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積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

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一天子使小黄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為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為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為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為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葢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

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紿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户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偫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齧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詒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橐槖逐捕斬之巡

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内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閼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絶其姦輯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寃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卧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即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

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詒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悮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强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甞從奉直公觀鴈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嶽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玧陸崑輩為湖

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
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
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
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茗上社畢
輙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
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嘗登其
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徳洪以師門高第會講懷
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為太嶽之遊而遘疾不

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
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
公為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
宗族少年有善推奬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
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
朝堂召故人賓客為棺斂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
猶不絶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
少頃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晩歲惟務遊

覽在舟中之日為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自懷玉還即見過復置酒相名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沺川鄉七保在字圩横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廸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為户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為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别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

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懽顔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利鹽筴商人恵賴其卒也来共致金瑬之曾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徳中傜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為人師無錫黌舍之士半出其

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為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餦餭必愜其意一日行仆堦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為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婧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服延壽丹形

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顱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欻然而逝人尤以為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台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玄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

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盖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為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摭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

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旣繫而銑歸紿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

擾於民璵卒為廉吏王子兖汀州通判兖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為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炫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髪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懐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

使銜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寃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為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為人寬和至持法雖權貴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

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為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随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為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為戲君既困於酒且為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卧覃懐官廨見一女子從倚几旁以為其婢也呼之取

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為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

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為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為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為孺人嗚呼國亦既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

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
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亂以来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
歙之間而君今為歙人君諱鈇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
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
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
其士大夫遊君悉為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
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産弟鈺為子其後有子曰
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

貲或構鈺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鈺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産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鈺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説金若父亡時貲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貲君愈不自辨輙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汝責諸家又盡貧空手来歸入門意懼然晩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

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姊奉觴為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為吾男子子乎葢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闗無儲嘗大雪擁敝絮卧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黄媪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

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謂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䚕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畧相類凡許氏再以隂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絶也天其遞興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為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内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𠃵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殁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

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廹於一旦必出於死為義而出於生為不義是乃為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為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狥君者也以臣狥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黄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

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為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為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為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葢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来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為中道云

震川集卷二十三

震川集卷二十四

明 歸有光 撰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為哨兵突入

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刼
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
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刼質
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
我為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髙水深
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
舁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
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

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髙沙邑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剌史太守勇畧仁恵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廵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賛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欒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内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為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内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

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匆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為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吏治民號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内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冦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為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吴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令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

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絶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殁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巵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絶刼質帝嘉精忠恩詒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閫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

山荒絶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熾後千百年可配

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烇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烇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鋭妣孫氏世以昭穆為序而虚其髙祖之位髙祖萬户府君諱應龍别葬界橋山祖諱旺别葬栢山嶺而

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葢葬三世而祖妣與其兆焉歷年圮廢塋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于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

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覩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龎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叙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封侯外戚汜鄉蜀郡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潁昌遂之逌貴而溢繼東海郯廬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

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茁迨迨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栢九九石虎馬羊青葱崛㟁几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媯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氾鄉侯蜀郡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為新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鉄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

三公封頼呂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頼呂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郯人何充廬江灊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灊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若自廬江文穆賛宮也何求求弟點胤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李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來

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溢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勑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

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

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北酋阿羅入黄河套中後遂久居不去為陜西邉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早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鋭意欲復河套既而天子震

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為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祗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

賢者雖沒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廵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為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尅去歲布歛以常額會

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寛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玆者頗為急政或告以海壖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㒺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户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歳大旱

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
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為借兑約歲熟
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税立圖頭法圖頭者
先是為糧長一人掌税悉亡其家令則圖各一人事力
省而易辦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
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
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
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為立石請紀侯之事嗟

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綦橫者獨何心耶揭傒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效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傒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来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為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茍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吴純甫嘗稱玄朗之為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髙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

玄朗之所以為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為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吴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宫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内文學之士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奬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

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来山中或時髽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於書强記其後絶不覯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

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葢又二十年始為之書於墓上

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為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緑龍輴題湊之室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為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

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為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為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為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

之懼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
以顯故以為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
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
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為富
家翁為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
還受人寄千金為盗所掠金主聞被盗頗来訊翁紿曰
金皆在盡以己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徭翁

好為髙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吴姬度歌曲為蹴踘諸戲常在吴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為子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鳯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

列于史葢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興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為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為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為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

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歳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盗禾為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為直其事歳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盗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

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鉞錠鈇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畇畇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濈濕有美伊人仁服義龔嶷嶷厥子載覿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為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勑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黄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襃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

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世以徼為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人之所難為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為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詿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搒

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為郡文學君之
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
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闕無儲
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
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為之特其
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
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

名於君為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為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别有載兹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荊高大父清曾大父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即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為耕農伯兄為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為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籋韋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犒之後為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即返我玄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為家先君而葬實合葬三子凌漢次即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某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

雲中以行能髙從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来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為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為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来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晁之孫濮州通判敘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為奇及為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

見樹田狂虐皆為不堪比死則皆以為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来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狥義

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邉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為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為存亡緑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濵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

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槀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令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

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
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
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
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謂
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
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
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
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

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煓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吴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所以扶翊世教其

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謚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

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卧病姑来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欷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廹隘白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遥遥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茍厠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兹新兆葢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

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曼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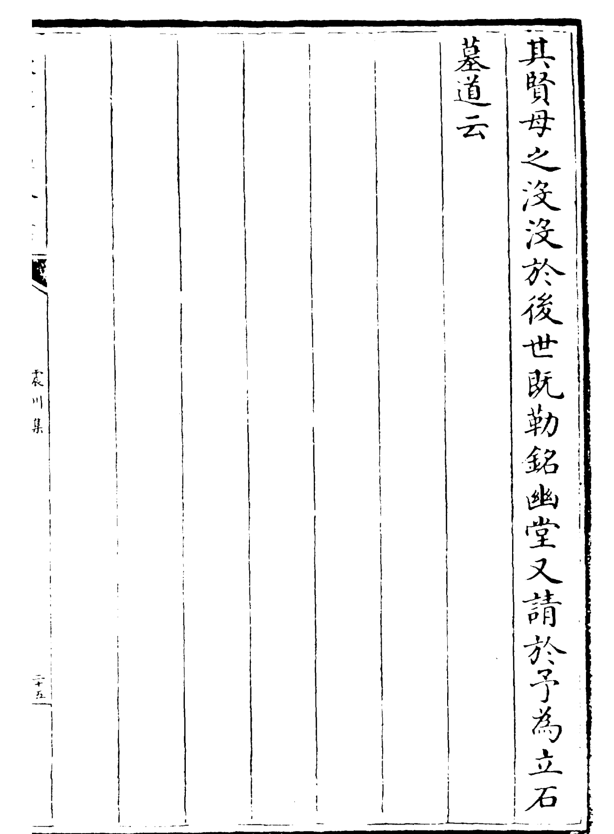
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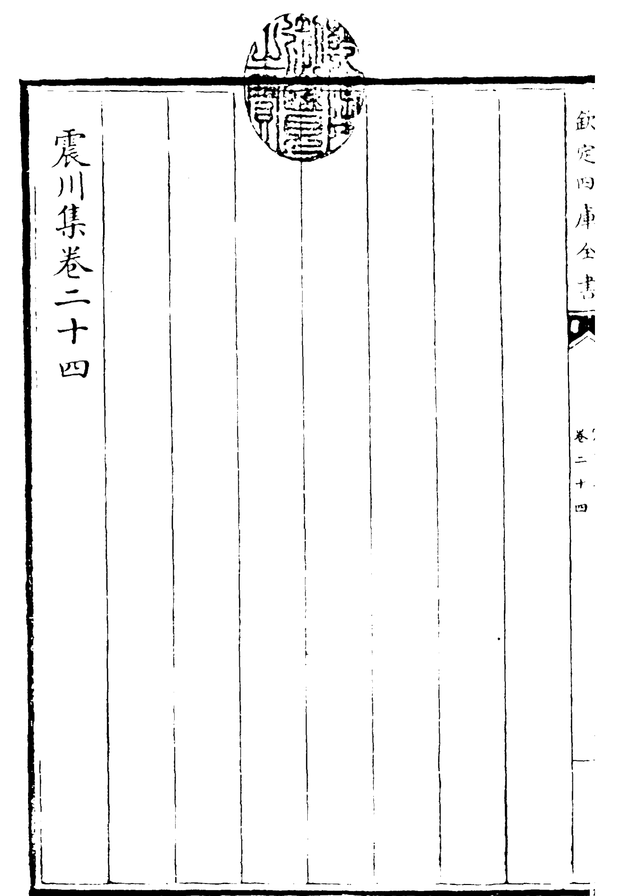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容吳中始為吳人公諱窠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為憂遂為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

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為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為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恒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絶公常出遊一歲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孺人為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

友無間其治生織嗇而不信因果之説吳俗尼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絶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沖川鄉横塘之先塋葢古之女子不幸而為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恒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没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謙為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恒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風不忍



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既勒銘幽堂又請於予為立石墓道云



震川集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呂涌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判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二十五

明 歸有光 撰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為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黄應龍先生

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黄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黄公者為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為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為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從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吴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

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考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

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已出亟為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吴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吴先生年老猶為諸生進趨學宫揖讓博士前無慍色年四十四始為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絶不為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

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為深十年前甞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為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考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經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没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為予言其畧子其文之

求貢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為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為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即大喜即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為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

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斂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産耶且諸兄貧亦自應得耳嘗掌區税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即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即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為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

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産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坋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

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巳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為法均派折東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内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

均如此吴郡異時甞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壊兩稅

陰有增羡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

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冦薄京城又數聲言從

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

之晏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

萬調度有方冦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

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静

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

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末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内地

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
門黄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
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勑命大臣開府江陵
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
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
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需蜀荆之材公至
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僰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
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壞隗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廵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夘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顔入永寧迤東藺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吴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

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黄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

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

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竒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廵撫下至小官莫不録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廵督儒溪之木播州

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夘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冐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軋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岋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宫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

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廵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

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廪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葢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靑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絶不使入臺門弟貯

荆州府募召商人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以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宫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顔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彦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

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敕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

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為文詞登仕蓋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為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澂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為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徼

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絶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閭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圃於先塋之側而居

之歳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故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為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為太學生遊閶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為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

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勑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户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髙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逺者鵬逺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髙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髙年為

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

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煞兄弟並以貲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為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

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顔色少有志於學為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瘉即瘉瘉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毁骨立諸兒為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晩得末疾不能行又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

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為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己當世士大夫稱之緊公之教也其為興化知府政成上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

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為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即為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垂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

與公謀置田守翁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於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於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即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己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

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即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
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
萬一不意搆成疾病雖勉强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
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
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
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
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
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

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强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

云有光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為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

賢而止於此葢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
兄輙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
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
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
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
義里曽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
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
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

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

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屑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

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歳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

慼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

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

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

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

居吴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

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

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吴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纍纍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户内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吴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吴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

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勑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為吳中著姓先曽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兖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為太常鄉夏㬌之孫壻㬌以文學為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早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先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髙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為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

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
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
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
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
皆以髙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殁而始獲一第
曽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為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
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於
萬一敢叙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吴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為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為河南左参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歳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為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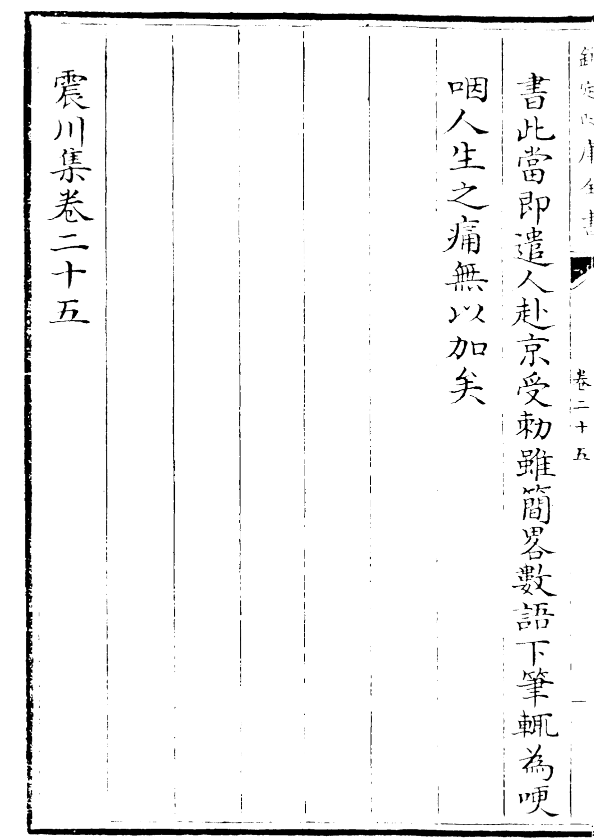
木巳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愧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禄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之
從女也恭簡公為當世名儒學者稱為莊渠先生云先
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
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為能可以自
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為姐何素不自
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
世人大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

閨門内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心以為有德如此不宜夭殁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然實無考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曽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為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來歸不失

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



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畧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集卷二十五